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9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那时炊烟

□南京王军

烟火人间

遛狗的老人

□高邮姚正安

城市笔记

春天是一场奔赴

□湖北宜昌陶玺元

四时有景

曾几何时,做饭时分,村村用土灶,家家烧柴火,户户升炊烟。袅袅炊烟,自古萦绕在文人墨客的笔端,氤氲在游子的诗情画意中,温暖悠扬,朴素迷人。

老家在人口密集的平原,除沟渠河汉和道路外,是清一色的庄稼地,方圆百里没有山岳丘陵,没有成片森林灌木。生产队分至各家的柴火往住不够用,只好让家中的老人小孩在秋冬季去野外捡拾枯枝叶和枯干草补充。有的人家虽然略有节余,又想着去砖窑厂换新砖瓦建房。因此,柴火虽不比粮食、钱财那样珍贵,但绝对要统筹算算节约着使用。

分到各家的柴火,基本是作物的秆茎叶,乡亲们要先用其所长。夏收的小麦秆,每年都用来修补自家屋顶,换下已经霉烂成半截子的小麦秆;秋收的稻草搓绳子、织苦子、打蓑子、做草鞋,即便是滚筒脱粒的乱稻草,也是耕牛过冬的主食。有些植物虽不是作物,如水边的芦苇,也常挑出体壮的织帘子、编芦苇、打折子;最不起眼的茭白茎叶、红荻,选取体长的织成帐幔,遮挡猪圈门前夜间的风霜雨雪。它们在物尽其用后和选落的下脚料,一并与被淘汰的衍生品,最后捐躯作柴火。

房前屋后的几棵树,只有病死或被台风刮断刮倒时,才会将不能成材的树枝、树根锯断劈开,晒干码齐堆垛储存。它们与棉花秆、黄豆秆一样,在乡亲们眼中,都属木质的上等柴火,平常不舍得用。农忙、春节做馒头、蒸米糕或置

办酒席等关键节点,才能用它。

再说烧火,我自小有些怕,晴天尚可,阴雨连绵的梅雨时节,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。存放在灶台后的柴火,一般是热值低的大麦秆,它吸收地面和空气中的潮气,靠地的一层湿藎藎,中间和上层的湿润润;室外露天的秸秆垛,顶上湿漉漉,中间常会洇得湿腻腻。坐在灶台后低矮小凳上的我,很想用木质柴火,但父母说未到关键时点不能用。于是,我费力地从背后挑挑拣拣凑出一把相对干点的秸秆,弯弯绕绕,搓拢成长长的圆柱形引火把,一端攥在左手中,并腾出两个指头捏住火柴盒,右手划火柴杆,颇有些费劲地点燃引火把的另一端,待燃起火苗时送入灶膛深处。用火叉轻轻地挑松刚送人的火把,另一只手轻轻摇晃芭蕉扇,尽量把空气送入灶膛以帮助燃烧。我重复着刚才动作,常常明火熄灭,烟雾翻滚,火星慢慢烘烤,瞬间又爆燃,浓烟和着火苗随着火焰顺着气流卷蹿出灶膛门,瞬间烤焦我的睫毛和额头。此刻我家屋顶烟囱升腾的炊烟,在别人眼中可能有“田舍炊烟常蔽野”的迷蒙,也可能有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浪漫,但我被呛得涕泪交零,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回到乡间,煮粥烧饭、炒菜煲汤用柴火、用电、用气随意选,家家如是。虽然炊烟难再觅,但对我而言那曾是一种可以触摸的获得感和幸福感

人情世故,还不如在小城里如意。老人孤单了,寂寞了。一连几个月闷在家里。我几次欲前往探望,总觉得唐突。

直到有一天大早,我散步时,远远看见一位矮小的老人,牵着一条约白色的狗,一拐一拐地向我走来。我快步走过去。吴先生也看到了我,停下来与我聊天。

吴先生说,老伴走后,像丢了魂似的,提不起精神,什么事都不想做,在家里看看书,翻翻相册,有一顿没一顿地应付着生活。儿子托同学买了一条狗送过来,让他每天牵狗玩玩。老人感叹,其实,他玩宠物从没有兴趣,但又不能割了儿子的一片好意。

我仔细看了卧在老吴脚边的小狗,毛色雪白,体态玲珑,伸出红红的舌头,很乖巧,很可爱。我又看了看吴先生,脸色灰暗,眼窝深凹,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。

此后,每天早晚,除了雨雪,吴先生总会牵着那只白色的狗,在小区内散步。老人蹒跚而行,小狗蹦蹦跳跳。老人许是从小狗那里得到了欢愉,小狗也从老人那里得到了善养。看着老人从痛苦中走出来,我打心眼里高兴。

一幕幕过去的光影从眼前闪过。吴先生怎么不散步,去哪儿了呢?一片不祥的阴云从心头掠过。我一路小跑,到门卫打听。

门卫周师傅,叹了一口气说,老人已于去年腊月二十五走了,到底哪天走的,谁也说不清。是他儿子,二十五早上打电话给老吴,没人接听。儿子就让同学到家里探望。老人已经走了。儿子因为特殊情况赶不回来,请同学帮助办理了丧事。奇了怪了,那条养了好几年的狗,居然在二十七早上也死了。

我闻此不禁黯然神伤。

想,夏季过于热烈滚烫,秋天偏执于分别却又故作思念,冬季显得呆板而冷清,只有春天,有着漫卷诗书的从容,浪漫而不刻意的邂逅。我甚至想,春天的每一个时段都值得奔赴。春天的早晨有杏花春雨,春天的午后有十里桃花,春天的傍晚有雨打梨花深闭门,春天的夜晚可以画船听雨眠。
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这美好的春光又何尝不是如此?流光容易把人抛弃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那些心怀梦想的人啊,赶紧起身吧,别怕磨破双脚,别管绕了弯道,既然选择远方,就把背影留给地平线。那些徘徊犹豫的人啊,也请收起埋怨和牢骚,试着和春风微笑,在汗淋淋的路途上,把烦恼甩出身体统统忘掉。

奔赴,未必满载而归。“江南无所有,聊寄一枝春”足以快慰。

奔赴,未必佳人敬候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此情难续。

奔赴,未必有人知我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豪情当在。

心怀热爱,奔赴远方。在这,春天里。

煤油灯下的鱼腥草

□南京潇湘子

岁月有痕

奶奶不来我梦里

□北京王吉良

微情一刻

乡村的四月,就像休息了很久即将开演的大舞台。一望碧野的乡村,流动的空气中处处弥漫着花草的清香。这样如诗如画的季节,总让我想起母亲带着我挖鱼腥草的日子。

四月,土地渐次湿润起来,田埂上的鱼腥草,经过一冬天的蛰伏,也开始冒出头来,绿色里又带着淡红的叶子像拢起来的鸭掌,羞缩在一起。然而,第二天你再去看它,却发现鸭掌大的叶子已经完全张开,那些嫩茎也长长了不少,竹子般的小白节上还带着昨晚新鲜的泥土。

农闲之时,母亲总会背着一个装猪草的背筐,随身带着一把小铲子,弓着腰在广阔的田间穿行,寻找那些散发着腥味的小草。母亲把小铲子用力斜着伸进泥土里,轻轻一铲,一节鱼腥草带着新鲜的泥土就拔了出来。抹去泥土,露出白色的根,那也是鱼腥草最嫩的部分,轻轻咬上一口,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清甜进入你的五脏六腑。

那个时候的我正在上小学,每天放完学,我都会拎着篮子跟在母亲身后挖鱼腥草。每天挖到月亮挂上了树梢,母亲累得直不起腰了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母亲背着一背篓的鱼腥草,我拎着篮子跟在母亲身后,月光照亮着一行行田埂,也照亮着晚归的母子俩。

到了家,吃完晚饭,就着昏暗的煤油灯,我在一旁写作业,母亲一边守着我,一边忙着把新采的鱼腥草整理出来。母亲手脚麻利地把鱼腥草根上的胡须轻轻捋去,再摘去一些破残的叶子,全部整理完了再用水清洗干净,直到每根鱼腥草都露出白色的根。忙完这一切,母亲的指间里都是黑色的泥,而且散发着浓浓的腥味,这种腥味好几天都洗不掉。第二天,母亲会早起把鱼腥草铺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干,过几天再由父亲送到镇上的中药铺,换回几个零钱,用于我购买学习用品。

从小学到初中,无数次的月光之下,母亲佝偻着背,背起比她人还高的背篓,堆着满篓的鱼腥草,走进那昏暗的煤油灯光下,走进我温暖的童年里。在鱼腥草的陪伴下,我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学校,也走出了乡村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年近七旬的母亲,还会时不时拎着篮子去挖鱼腥草。只是挖来的鱼腥草不再为了卖钱,而是晒干寄给我。她时常叮嘱我,上班太累,用干的鱼腥草泡水喝,可以清热解毒,还可以提高免疫力。

久居城市,工作忙得脚打后脑勺。而难得的休息时间里,我会搬一把小凳坐在阳台上,捧起一本爱看的书,再泡上一杯热茶,放进几根鱼腥草,看着那已经干枯的根茎在滚烫的开水中欢腾展开,一股特别的清香扑鼻而来。品尝着那苦中带甜的味道,总会想起田埂上那一高一低的身影,想起煤油灯下整理鱼腥草的母亲。

奶奶去世十七年了。这些年,我只梦到过她两次,一次是在她去世后不久,一次是在我结婚前。这中间,隔了足足十五年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孩子。我和弟弟相差1岁多,妈妈一人照顾不了我们兄弟俩,便把我放在奶奶家。奶奶家有一个大木箱,那是奶奶陪嫁的嫁妆,在我看来,那更是个百宝箱,奶奶总是能在里面变出各种各样的零食,有香甜的苹果、爽口的罐头、浓郁的牛奶、甜蜜的糖果……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,奶奶给我挠着痒痒,我手里拿着零食,外面的月光皎洁,风吹过院中槐树,树叶簌簌作响,祖孙二人闲聊着,我逐渐进入梦乡。

奶奶家住在胡同里,胡同里住的都是她的老姊妹,在奶奶与老姊妹一起做女红的时候,我就在院子里消磨时光。小院不大,供我玩的东西不多,我与牛羊处成朋友,虽然有时候它们会欺负我;我也偶尔去胡同口的大树下去玩,夏天的时候,我最喜欢看“吊死鬼”从树上吊下来,“吊死鬼”一拱一拱的,身后还拉着一根银色的细丝,奶奶说“吊死鬼”是害虫,会吃树叶,我总是把它们放在蚂蚁窝处,借助蚂蚁的力量消灭它们。

我以为日子会这样持续下去,我以为奶奶会永远陪我长大。可是,过年后的那天,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奶奶的去世有点突然,明明晚上吃饭时还是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两个小时后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一动不动,明明还说第二天带我去舅姥爷家走亲戚,怎么现在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冲着爸爸哭,爸爸一边给我抹眼泪,一边给自己抹眼泪。

在全村人的帮助下,奶奶入葬了。我被父母接到身边,和弟弟住在一起。我很快适应了没有奶奶的生活。后来,有一天,我梦到了奶奶,她陪我聊着天,说着说着,人就不见了。我在睡梦中并没有大喊大叫,眼泪却不由自主流了出来。爸爸正好来看我,把我叫醒,问我是不是做噩梦了。我告诉爸爸我梦到了奶奶。

此后的日子里,我再也没有梦到过奶奶。最近的一次,是在我结婚前期,那晚,我哭着从睡梦中醒来。妻子问我怎么了,我哭着把梦给她说了,并说这是奶奶去世后,我第二次梦到奶奶。妻子安慰我,因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,所以奶奶才不会经常来到我梦里。

后来我听到一首歌,其中有一句歌词说:“月儿明,风儿轻,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。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,知道我睡得轻。”我想,奶奶一定是知道我睡得轻,所以才不会来我梦里。可其实,我一直想让她来。